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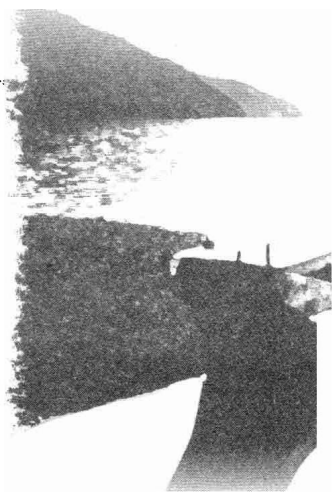
寻找一个 有苦难的天堂

我们丰富地过一生，不是因为太大的享乐，而是由于有许多苦难。
这些苦难在我们的挣扎下，都过去了。
且从记忆中升华，成为一种泰然。

刘墉^著

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

寻找一个 有苦难的天堂

刘墉 



现代出版社
MODERN PRESS

图字：01-2010-207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 / (美)刘墉著. —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0.8
ISBN 978-7-80244-785-1

I. ①寻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9111号

著 者 [美] 刘墉
责任编辑 张红红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
邮政编码 100011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
电子邮箱 xiandai@cnpitc.com.cn
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32
印 张 6.25
版 次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244-785-1
定 价 17.50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前言

十年悟道总为情

刘 墉

我的人生很无常：

三岁就被带离父母身边，到了个陌生的家，据说连续很长一段时间，每天到了傍晚，我就会坐在门口，喃喃自语地说“回家吧！回家吧！”

五岁，我的生父过世了，养父牵着我在人群中，远远地参加了丧礼。九岁，最疼爱我的养父也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我跪爬匍匐着去一家家报丧，面对好多亲人奇异的眼光以及“瞧！他都没流眼泪。”的议论。

十三岁，我的家在一场大火中被夷为平地，同住的亲戚搬走了，从此成为母子二人相依为命。母亲请人在废墟上搭了个小草棚，因为漏雨，又盖了间石棉瓦顶的小屋，才建成，就有人远远扔石头，把石棉瓦打出好多洞，又开始漏水。

再过三年，公家为了要那块废墟的土地，把我们移到个小木楼上，我却在搬去的一年之后突然半夜吐血，接着因为

肺病休学。

养病期间，我过得挺多采多姿，除了自己写诗画画，还因为楼下开了个“女子英文私书班”，常常穿梭在一群女生之间，而有在女生群中看女生、听女生的机会。

从高中到大学，我交过好几个女朋友，有楼下补习班的，也有外面的笔友和同学。有些笔友起初请人代笔写信，后来换成“亲自动手”；有些代写信的女生，后来自己跑到幕前来找我。说实话，那阵子挺热闹，怪不得我老娘在门口放支竹扫帚，说专打外面的坏女生。

我的亲生母亲也常来看我，但她从不露面，只偷偷借邻居楼上的窗子张望。她说得好：“我有六个儿子，‘她’一个也没有，分一个是对的，不能去打扰。”直到有一天，她终于来访，虽没说什么，母亲却在她走后忍不住地道出我的身世。

我没有惊讶，因为从小到大，已经在许多不堪中感觉到，我把许多事藏在心里，包括佣人和亲戚对我的羞辱。或许正因此，我的心底有很多愤懑，我的个性也很叛逆。那愤懑促成我后来写了许多处世和励志的作品。那叛逆使我大三拉着女朋友，自己跑去法院登记结婚，再把证书呈给岳父大人。

我知道自己当年太鲁莽，所幸近二十多年来岳父母都在

我身边，使我能尽一分孝道、补一些过失。

当然我的老娘也由“牵着我”、“被我牵”，直到她九十三岁。其间我虽然与生母保持联系，带着妻儿前去探望，却为了不伤养母的心，未曾让她们“二老”碰面。

在家里，我也扮演特别的角色，尤其女儿出生后，我得随时注意小丫头在三位老人之间的“公平分配”，我更得注意老娘的心情，让她忘记自己是养母，让她总有安全感。

或许正因为从小到大，许多的打击、迷失、悔恨、矛盾和生离死别，以及后来担任新闻工作，又在异乡四处流浪的经验，使我自认比一般人更了解人性、更知道情是何物、更体会人生的无常。也因为有许多不堪回首和难以面对的事，使我领悟“不能改变世界，只好改变自己”，学习“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”的无为与“揖让月在手，动摇风满怀”的洒脱。

但我绝没有变成乡愿，只是把痛苦换一种方式纾解。当我被人欺、被人骗之后，我会写成《我不是教你诈》或《你不可不知的人性》；当我遇到情感上的冲击，我会写《爱何必百分百》和《生死爱恨一念间》；当我为漂泊矛盾的时候，我会写《爱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》和《离合悲欢总是缘》；当我被人误解的时候，我会说宁愿《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》。

无可否认，许多文章都是经过我内心再三挣扎，把“垒块”消化之后产生。但也因此，它们表现的不再是愤恨而是达观；许多丑陋的东西，换个角度看，都变得自然；用“同理心”去想，都能够释然。甚至在退一步之后，都值得感恩。今天回首前尘，我的心中不是没有恨，但是爱早已压过了恨。

这套书里收录了我四十到五十岁间最重要的“写情”之作。那十年也是我人生的黄金时段，中年得女，原本已经被磨蚀得迟钝的感情，一下子又变得敏锐，加上岳父母来，家里三位老人，让我对“老人的情”有更深的感触。儿子离家上大学，多了一分牵挂，应台湾公共电视之邀，回去作《中国文明的精神》的研究，更增加了离合的悲喜和文化的冲击。心灵敏锐了、遭遇增多了，悲天悯人的情怀加重了，自自然然产生一系列的写情之作。

非常谢谢“现代出版社”，能让我把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写情书一一收回，交给他们整理为“写情十书”，完整地“一次呈现”，再以《在生命中追寻的爱》压轴，把我领悟的有情世界，作个完整的分析。

我也要对我的妻——薇薇表示感恩。她陪我走过四十年的岁月，和我一起住在铁轨旁边的违章建筑区，一起走过艰

苦的岁月。这里的每篇文章，她都是第一个读者，这里的许多情节，都有她的影子。还要谢谢提供我写作灵感的许多朋友，在为他们解惑的过程，常常也解了我自己的惑。

最后，谢谢各位读者长久以来对我写情系列的支持，并盼望大家能找个安静的时间，把这十本书按照时序再看一遍。读我十年间的心境变化，也分享我“十年悟道总为情”的喜悦。

我们丰富地过一生，
不是因为太大的享乐，
而是由于有许多苦难。
这些苦难在我们的挣扎下，都过去了。
且从记忆中升华，
成为一种泰然。



自序

回味起来，

即使是童年被打进医院的耳光，都很美。

它使我把一盏灯，看成一片灯海。

寻找一个有苦难的天堂



“地狱，何必等死了之后？我今生就看到了地狱。”一位因为非洲国家内乱，而撤馆的外交官对我说：“满地的尸体，腐烂、发臭，没有人收；上游泡着尸首，下游就一群难民舀水喝，喝了、病了，又死在河里。不敢喝水的人，就喝稀泥，喝了也是死。”他深深叹口气：“你没亲眼见到，一定不能相信，那真是人间的地狱。”又摇摇头，泛着泪光：“可是就有人不愿上天堂，宁愿留在地狱。”

“谁？”我问。

“我的非洲女仆。我说可以带她到美国，她起先很兴奋，但是接着问能不能带孩子。她有五个孩子。我说按规定，不能带，带她已经不错了。她居然想都不想，就说她不要走。我说‘你自己知道，我们撤馆之后，你活不了多久，为什么不走？’她不听，说孩子不走，她就不走。”又叹口气：“我真不懂！我真不懂！”

“有什么不懂呢？”我淡淡地说：“如果今天有一架飞碟停在你院子里，下来一个外星人，对你说：‘来！跟我走，你就可以活一千年，天天过好日子，无忧又无虑，只是你不能带你的家人。’请问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不去。”他很肯定。

“那几乎可以算是天堂哟！”我逗他：“有四季不凋之花，终年芳香之果，还有千年的寿命。”

“我还是不去。丢下我的太太、孩子，永生又有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就对了。你不是也一样，没有选择天堂，而留在这个叫你烦心的人间吗？你不是才跟老婆吵过架，又才骂过儿子，说要把他赶出去吗？你为什么还选择留下来？”



人过中年，就会想到死，想到死了之后会去哪里，也常读这方面的书。

有的书上说，死只是一道栅栏，你从这边走向那边，先看到一片青青的草地，再看到城市，好多人在盖房子，大家都工作，你也得工作，跟今生没什么不同。

也有书上说，死了就是不再有形体，你飘游在万古时空之中，不再有喜、不再有悲，那是永远永远快乐。

还有书上写，你可得小心死，当你死了，悬在空中，会看到各种不同的景象，听到各种召唤，你要好好选择，否则就堕入了“畜生道”。

当然对于死后的天堂，极乐、净土、彼岸、地狱、中阴与来生，更有各种说法。似乎大多数人都向往那永生喜乐无比的天堂。我以前也一样，只是最近我常想，什么叫做永永远远的快乐呢？如果永远快乐，没有忧愁，又怎么觉得快乐？

宗教界的朋友听我说，总会骂我灵性不够、悟道不足。可是他们也无法告诉我，什么是永永远远的快乐。如果快乐的今天之后还是快乐，快乐得没有尽头，又有什么“永生的意义。”

我承认自己确实悟道不足。譬如我就不能了解弘一大师，最起码我不谅解弘一出家后，当他的妻子千里迢迢地去找他，他为什么不见？

如果是我，我会见。

对！见了之后，可能就丢不开情爱、舍不下情缘，而不能再退隐清修，但是如同那非洲的女仆，我也不能搁下我的爱、我的家。



十多年来，我总是四海漂泊，每次离开家，看女儿哭成一个泪人，我也都哭，常一路擦着眼泪，去机场。

我常想，像我这样总是别离的人，为了减少对自己的伤害，最好把情放淡一些，如果不爱，就不会伤心。

但是我也想，不爱、不伤心了，人生还有什么意思？

如果我们不再爱父母，当然可以不再为他们的年老凋零而感叹；如果我们不再爱伴侣，当然不会为他们的背叛而发狂；如果我们不再爱生命，当然不会留恋今生。如果我们把今生过得生不如死，当然不会畏惧死亡。

上天创造我们，只为要我们日夜颂赞他吗？我们把他看得太差了！他无所不能，要整个宇宙颂赞他都成。他会那么爱被奉承吗？如果你是父母亲，你生孩子，只是为了要他天天颂赞你吗？

我认为上天创造我们，是要我们再去创造，并且享受他所创造的世界。我们感谢他、颂赞他最好的方法，就是“载欣载奔地投入这个世界，快快乐乐过一生。”

当然有快乐，就有忧愁。如同有相聚就有别离、有允诺就有负担。但这忧愁、别离和负担，正带来快乐、相聚与圆满。

我也常想，幸亏人会死。

畏惧死，才有宗教；知道死，才会尊重生命；珍视生命才会把握光阴；把握光阴，才能有更大的成就。

如果没有死，明天后面还有明天，就什么事都不急了；如果没有死，旧的不去，新生就没什么喜悦了；如果没有别离，相聚的时光就不再可贵了。

我甚至感谢自己的漂泊与别离，觉得它们丰富了我的人生，也维系了我的情感。总有失的伤痛，也总有重逢的欣喜。

我很欣赏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里，夏绿蒂说的：“家庭生活虽然绝不是天国，但总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快乐来源。”

我也欣赏张爱玲说的：

“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，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，是一种参差的对照。”



从小到大，我确实经历了许多华丽与哀愁。

最近有一天，我提到自己九岁丧父，我那八十九岁的老母突然纠正我：“其实细算算，你是八岁死了爸爸。”

我说：“为什么过去四十年，我说九岁丧父，你都不纠正，一直等到今天？”

她说：“以前你已经够可怜了，我干吗还告诉你早一年，让你更伤心。至于现在，你如意了，说说也无妨。”

我的女儿马上就八岁了，我常看着她想“天哪！八岁，多小！我居然能记得那么多父亲的画面。”又有些惊心她想“我可得好好保重，别让我的孩子那么悲凉。”

许多老同学，或意外、或生病，已经离开了人世。最近一个远房亲戚的女儿，正值青春好年华，却突然得了红斑狼疮症，住进医院一个多月，还未能清醒。

每次听到这样的不幸，都很心悸。怕自己也有同样的遭遇。但是人生在世，谁能预测未来呢？

我常自忖，我这么注意身体，如果也像父亲，天不假年，我是要气愤地说“我这样小心，还得了绝症，老天真没有眼睛。”还是该心平气和地想“我这么小心，还得了绝症，也就没话说了”？

过去我总认为历史是最真实的，现在才知道，连当世的人，都不清楚的事，历史又怎么可能真实？过去我也崇拜李白、杜甫、王维、苏轼，这许多名士，现在才发现他们如果不是出生在一个读书的家庭，当了官、掌了权、出了名，就算有太大的才气，只怕也庸碌一生。所以无论历史或社会，都不公平。

人生的遭遇，本来就不公平。

过去我总说“好心有好报”，劝人行善，“图个善报”。现在我改了，说“为什么要图报？善事本来就该做。如果有孩子跑在你前面，摔倒了，你把他扶起来。你会因为心想‘善有善报、为善最乐’而去做，还是当然该做？”

既然人生的遭遇、历史的定位和世俗的毁誉，都无足计。这世间的许多“法”，也就只是个框框。真正的“法”应该在心里。

如果我做什么事，都能不负我心，就算有了坏的遭遇，又有什么可在乎？如同我注意身体，还得病，也便没有遗憾。

这就是我的人生观——

“不负我心，不负我生。”



我的女儿常看“一休和尚”的卡通影片。大家也似乎都知道一休是个非常机智的小和尚。

其实一休成年之后，是很受争议的人。他的禅诗非常狂放而艳丽，尤其他所说的“佛界易入，魔界难入”，更被许多人批评。我常深思他的这两句话，终于了解没有“魔界”就难有“佛界”，佛界往往要透过对魔界的突破与顿悟，才能进入。如同有苦难才有快乐，有战争才有和平。